

欽定宋史

卷九
十二
之
九十八

宋史卷一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兵志第一百四十五

兵六

鄉兵三

保甲

建炎後砦兵

建炎後鄉兵

保甲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

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克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旣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

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
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
親疎遠近爲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
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
年春天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
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
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
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
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
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克都副保

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疆率妨務者禁之吏因保甲事受賕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右正言知制誥判司農寺會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雖

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
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應
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並記于籍遇歲凶五分已
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爲差十一月又詔尉司
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
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
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母上番
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
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
爲保甲者則肄焉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緣邊弓

箭社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三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其次爲之旌勸第一次州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贖第二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校二千解發

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亦以二年府解
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路七人都保正指
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與三司軍將正副
都頭與守闕軍將並賜衣及銀帶銀裹頭杖給馬有差
初保甲隸司農熙寧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
幹當公事官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十年
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上五路義勇保甲敕元豐元
年翰林學士權判尚書兵部許將修開封府界保甲敕
成書上之詔皆頒焉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
長法以昭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如王中正東上閤門

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牒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卽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袞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

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
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
崇拯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
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四年改五路
義勇爲保甲狄諮劉定部領澶州集教大保長四百八
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補三班借職差
使借差凡三十六日餘賜金帛有差遷諮四方館使定
集賢校理又詔曰三路見訓民兵非久什長藝成須便
行府界團教之錢糧官吏並如畿縣未知及期能辦與
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悞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

會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

熙寧九年之數

保甲立法之

初故老大臣皆以爲不便而安石主議甚力帝卒從之
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攷焉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
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
不善今亦無不可爲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
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併之
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
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
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
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
道以揆之則多爲兵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

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爲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糜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疆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疆而力有不足則絕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獎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爲義勇而利在於爲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臣願擇鄉間豪傑以爲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爲

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
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爲哉陛下誠能審擇近
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
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
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爲然時有欲以
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爲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
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
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
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
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已甚減

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爲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疆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

爲疆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
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人衛則不患本不疆韓絳
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
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
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將校豈當
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
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
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
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
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豈非土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

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平安
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
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
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
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
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曰
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
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
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
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鞠保尸